史記疏證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困學紀聞曰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潏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何其陋也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

尤多　習學記言曰孔子世家所取甚雜然比之載五帝三王周召等事猶不至於駁異譬如以象求人雖非其真然禹行舜趨要無舛跖步履學者深考之亦足以成德也　辨惑曰春秋書天王狩河陽事載于孔子世家足矣而又見于晉世家又見于周本紀　又曰孔子世家總書行事有云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史

氏之所記孔子之所自言豈可混而不別遷採經摭傳大抵皆踳駁而二帝三王紀齊魯燕晉宋衛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尤不足觀也

禱於尼丘

水經注曰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　祖庭廣記曰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魏書地形志曰魯縣有顏母祠堂

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

水經注曰尼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　闕里志曰防山在孔廟東三十里周圍八里高二里

聊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陳澔禮記集說曰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終母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乎且殯之衢路等之死于道路者夫子恐為之乎馬遷野合之誣謂顏

氏諱而不告鄭註因之以滋後世之惑此出諸子雜說不可據也若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為孔子其不然也審矣　邵泰衢曰五父之衢豈殯棺之地倘無聊母之誨將終殯之衢已乎輓父之母係孔氏之何親若不詳而有徵又何敢冒昧以母合葬乎至曰疑其父墓則已知其處矣又曰母諱之也則是聖母親言尚生疑惑夫豈聊母一語遂成實信者哉檀弓野說誣聖良多司馬信之更增舛謬

孔子要絰季氏享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

享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

邵泰衢曰喪而要絰喪未除也而與享者有乎至聞虎一叱由是而退則禮樂之宗曾不若一竊寶玉大弓之盜已瞷亡之拜將仕之言遷應不知此也

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

莊子曰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

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　張氏理窟曰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為兩老子猶左丘明別有作傳者也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

史詮曰此錯簡也蓋在魯世家昭公二十年

之上因孔子世家亦有昭公二十年字故誤
屬之也

齊處昭公乾侯

余有丁曰乾侯晉地晉人以居公者齊處公
于鄆非乾侯也

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余有丁曰按昭二十年齊世家記景公與景
嬰狩魯界因入魯問禮于孔子自此嬰與孔
子相友善今魯亂孔子適齊必因嬰以通于
景公而世家謂為高昭子家臣以通景公或

誤

趨詳之節
史詮曰詳當作蹌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
余有丁曰按吳伐越事在哀公元年家語云吳子使聘于魯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及發幣于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然後客執骨而問今載于定公五年此時吳未墮會稽安得獲骨之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

邵泰衢曰子欲往者豈從叛哉正欲反叛爲順以正其大義使强臣不僭竊而爲東周之治耳豈不狃可輔哉今史云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止孔子卒不往噫焉遷以孔子欲費與不狃爲可以文武乎是從叛也何妄之甚

孔子攝相事

徐孚遠曰謂相會盟之事非相魯也是時執國柄者季氏耳

歷階而登

愚按禮雜記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鄭康成注云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故云散等也孔疏申之云散等栗階者謂升一等而後散升不連步也故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此知散等栗階是一也陸佃云栗階躐等有栗之道故曰栗階孔子見萊人以兵至故栗階無暇拾級聚足也歷疑是栗

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

王樵曰姜廷善曰景子謝過之言何休氏載之但晏子自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君時見之至是又四十八年當不勝老矣七十致仕安得從會乎自定七年之後景公結黨稱兵侵伐魯衛甚非晏子所為然諸書皆不及嬰惟何休與史記言之或以何休本之晏子春秋則非可信之書也

則謝以賓

史詮曰洞本賓作貿

公圍成弗克

余有丁曰按春秋記定公十二年墮郈墮費而史誤以為十三年年表記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而世家又以為十四年孔子去魯前後矛盾蓋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于是墮郈墮費三月魯大治齊人懼餽女樂以阻之孔子遂行正值魯十月有事于郊之日其圍成弗克在冬十二月此時孔子已去魯矣史記必誤

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政卯

說苑指武篇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不一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荀子宥坐篇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明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

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　柯維騏曰孔子誅少正卯其說出于荀卿宋子以論語左氏不載子思孟子不言疑之然荀卿去孔子未遠或得其實也

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荀子儒效篇曰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　家語曰為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麛

裘無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
政化成行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
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孔子狀類陽虎拘焉

韓詩外傳曰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
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
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
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
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三終圍罷

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

致堂嘗見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

邵泰衢曰欲通齊景不恥家臣欲媚夫人帷中交拜且使為次乘儼同官寺之流過市招搖不顧辱身之醜小人之所不為也而謂孔子為之乎馬遷誣聖罪在難寬

此肅慎氏之矢也

邵泰衢曰子不語怪吾聞之矣博學多聞非積羊罔象防風肅慎之謂也以此多聖誠不若太宰矣立極之聖豈若張華之知詭物東方朔滑稽逢君者流哉此事家語亦載之漢儒之僞也

期月而已

史詮曰洞本已下有可也二字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

余有丁曰師襄子即擊磬襄孔子用魯樂爲

司樂之官及孔子去魯而襄子入於海史記載學琴於去魯之後殆非也歷聘紀年記孔子二十九歲適衛學琴庶幾近之

師蓋云文王操也

韓詩外傳曰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文王之操也孔子曰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災必於桓釐廟乎

說苑篇曰孔子與齊景公坐周使來言

周廟燔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曰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何以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死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孔

子自蔡如葉

金履祥曰孔子至葉即至楚也葉楚之縣也但史記于在衛之事葉蔡之事皆重出而不

考爾

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說苑雜言篇曰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

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

獨言之也　又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乎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

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尚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

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左羊皮伯氏牧羊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不衰

也比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慧哉比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韓詩外傳同

夫子蓋少貶焉

史詮曰蓋當作盍

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

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

愚按說苑雜言篇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　余有丁曰按此時顏子尚從在楚無恙也或謂顏子卒於哀公六年非也

今孔丘述三王之法

金牲曰東都賦事勤乎三五李善注史記楚

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按此
則王字乃後來傳寫之誤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
考要云歐陽氏謂遷說然也書傳所載逸詩
不可勝紀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
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
由此言之何嘗三千也按詩序凡三百十一
篇而六篇亡其辭故史遷及班固諸人皆謂
三百五篇以見在為數耳按王制天子五年
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西周盛時環

海内而封者千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千八百篇矣今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一無所錄則遷之言未必無據特以盡為夫子所刪為無理爾

讀易韋編三絕

困學紀聞曰抱朴子袪惑篇有古强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今乃大悟史記世家韋編三絕鐵折見於此

達巷黨人童子曰

金甡曰按有達巷黨人是項橐之說有項橐七歲為孔子師之說不知因此童子二字牽連傳會抑此實原於彼也

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夫子脩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

史詮曰據魯親周故殷句據魯者以魯為據也親周者以周為親也故殷者以殷為故也言春秋之作兼魯周殷三代之法而運之也鄭玄云春秋從殷之質是也 正義注繆洞本

殷作商

子夏之徒

史詮曰一本作游夏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孔子壽數不明

金炡曰按年表自襄公二十二年庚戌至哀公十六年壬戌正七十三年若自襄二十一年己酉至壬戌則七十四矣索隱不知如何計算

哀公誄之曰

學齋佔畢曰宣聖之誄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而禮記檀弓乃云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余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而止又與史記異大

聖人之誄尚紛紛異同如此況其下者乎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水經注曰史記冢記王隱地道記咸言葬孔子於魯城北泗水上今泗水南有夫子冢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即子貢廬墓處也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命曰孔里孔叢子曰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

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
碑三所獸碣具存
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水經注曰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
所居之堂後世以為廟自泰燒詩書經典淪
缺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
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
斗書漢時秘之希有見者於時聞堂上有金
石絲竹之音乃不壞矣廟屋三間夫子在西
面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

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顔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付户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劒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縣甕意召孔訢問何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弗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縣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

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東拭吾履發吾笥會
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
果服焉魏黃初二年文帝令郡國脩起孔子
舊廟置百夫吏卒廟有夫子象列二弟子執
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漢魏以來廟列七
碑二碑無字栝柏猶茂廟之西北二里有顏
母廟廟象猶嚴有脩栝五株

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孔叢子居衛篇曰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
樂朔與之言學焉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

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愚按劉彤注後漢書郡國志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冢近太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案今墓書孫在祖前謂此爲驕孫祔

子京生穿字子高

愚按孔叢子高遊趙客平原君遊魏客信陵

君於齊任司馬又為將舉管穆為臨菑宰

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

孔叢陳士義篇曰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魏王郊迎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退而以病致事

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

孔叢獨治篇曰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會陳勝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

而反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
修其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
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
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
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
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
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
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
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
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

為大師諸度焉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

死於陳下

孔叢子答問篇曰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陳將没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辨惑曰夫聖人道德光被萬世雖鄙夫孺子

皆知之矣而遷曰讀書始想見其為人之大
概非所宜言
余低回留之
日知錄曰按玉篇彳部𢓜除饑切𢓜佪猶俳
徊也然則字本當作𢓜佪省為低回耳今讀
為高低之低失之楚辭九章抽思低佪夷猶
宿北姑兮低一作俳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通曰世家之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　又曰史記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勝吳廣相參並録是也　史詮曰太史公作陳涉世家嘉其以匹夫而爲亡秦發難也

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

徐孚遠曰勝廣自以戍卒望輕故假名以動衆也然扶蘇項燕時地俱懸安得共事不過以愚小民耳

陳守令皆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地理志及秦三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今言守令則守非官也與下守丞同也則皆是行字也

金蛙曰按守字未必皆行或令與丞皆試守而未即真耳皆字却是衍文

陳人武臣

孔叢子答問篇曰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

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以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

周

周文自刭軍遂不戰

孔叢子答問篇曰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以誅秦秦使將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

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需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脩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

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

愚按高祖紀作十家

外戚世家第十九

徐孚遠曰紀后紀而號曰外戚非也後代史書皇后自作紀而外戚別作傳乃為得之

非通幽明之故惡能識乎性命哉

辨惑曰夫一婦人之過否亦不足道矣且凡人事孰非命者而遷于此反覆致意何其費辭也人能弘道之語其意尤疎　史詮曰不能成子姓若張后王后薄后陳后是也不能要其終若戚姬等是也幽明之故蓋指薄卜相等事也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

水經注曰故瀆又南屈東逕竇氏青山南側
隄東出青山即漢文帝竇后父少翁冢也

自卜數日當為侯

金姓曰按少君至景帝時始封但云卜當為
侯可耳或數日便有長安之行則封侯之祥
即兆于此

妃立為皇后姓陳氏

徐孚遠曰陳皇后衛皇后俱不良死而附陳
后事於衛后傳者太史公時巫蠱事未起故
也

於是廢陳皇后索隱曰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奏皇后復親幸作頌信工也復親幸之恐非以賣也

金姓曰按復幸之說不虛但不復其位耳觀下文求子云云非復幸於帝亦何求之有奪其位以伸子夫之寵不絕其愛以慰大長公主之心帝于此自有作用固非貶入至死不復見也然則后之復幸不藉一賦之力但賦奏而后果復幸相如遂引為己功耳

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曰髆

正義曰賀

金姓曰按昌邑哀王髆李夫人子也賀乃髆子入立而復廢者正義之說不應並列

而上既褒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

余有丁曰按匈奴大宛傳廣利封時李氏未誅後以將軍伐匈奴聞其家用巫蠱族乃降匈奴此文誤　史詮曰此皆褚生增入者

補

脩成君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安太子妃也

金姓曰按淮南王安傳王謀反畏妃知乃令

太子詐弗愛妃求去乃上書謝歸之

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金壯曰按酷吏傳義縱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遷河內都尉

衛青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其三弟皆封為侯

金壯曰按衛將軍傳青三子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伉坐法失侯青卒乃嗣長平侯此云四子者但見一門四侯則伉居長自當嗣侯餘三侯自各為一弟而不知伉之一封一爵也此褚先生之誤索隱亦

只注三侯而於四子三弟之說略不置辯大將軍三子為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

金姓曰按青三子元朔五年封則尚主當是本年或次年事年表元光五年平陽侯曹襄元年此即平陽主子也自元光五年辛亥至元朔五年丁巳主寡居七載子為列侯者亦七年矣元朔五年武帝三十三歲主為帝長姊殆三十六七有如此之子而必自配其家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昭帝立時年五歲爾
愚按漢書昭紀年八歲立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柯維騏曰漢書以楚元王傳與荆燕吳並列而以趙王遂與高祖五子同傳蓋楚元王高祖之弟而趙王高祖之子也史遷世家只序楚元王而此特附趙王者葢以防與先生與申公事相類有賢不用卒犯大戮均可為世戒也
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羮頡侯

劉攽七門廟記曰予為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於居人其田溉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則漢羹頡侯信始基而魏揚州刺史劉馥實脩其廢

戊則殺尚夷吾

徐孚遠曰則殺疑賊殺也

荆燕世家弟二十一

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

愚按高紀此事在漢三年項羽本紀與此作

漢四年誤

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

愚按高紀在四年

王淮東五十二城

越絕曰賈築吳市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

以畫干營陵侯澤（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

黃氏日抄曰田生所干劉澤之畫即明年所施於張子卿之計曰弗與云者弗與我施行

所畫促之之辭爾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公之贊曰劉澤之王權徼呂氏而釋之者弗察謂畫爲工畫謂與爲黨與夫於于劉澤不言其所畫而於于張子卿言之文法之相爲先後如此而釋之者弗能察故夫史遷之文深遠矣

傳子嘉爲康王

愚按金史世宗紀大定九年二月詔改葬漢二燕王於城東又綦珪傳曰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

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於城外
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啟壙其
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王舊舊古柩字通
用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
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墓辯據葬制留
物款刻甚詳
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　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重而戒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陳霆曰事發相重謂諸呂變作而澤能舉兵

入討又與群臣共立代王是與內朝相倚重也晉灼索隱之說皆非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愚按高后王不立傳四王見高后紀而悼惠別立世家史例視班為允

西馳見齊王

史詮曰西當作迺

懿王子次景立是為厲王

金牲日按年表作次昌

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

金壯曰前諸補外戚世家云脩成君女一人
徐廣以為嫁淮南者也按年表齊厲王以元
朔二年薨徐甲謀請娥事自在是年以前而
淮南傳謝歸脩成君女在元朔三五年間蓋
娥嫁齊不售嫁淮南又離絶也

惠王十一年卒

史詮曰史表七年卒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習學記言曰蕭何雖不逮古人然漢非何不
興也遷既不能品第其人而始但輕之為刀

筆吏終邊與關散爭烈伊尹傅說未嘗無賤微之誚比固何足論然又何關散之易為乎漢高之德與力皆非有尺寸而以何為磐桓故能建侯未知勞苦置衛繫獄者發於福宕而然耶抑亦有流言之誤耶遷殊不能辨而後世因之使人廢卷歎息而已

封為鄼侯

資暇集曰漢相蕭何封為鄼侯舉代呼為嵯有呼贊者則反掩口而哂深可訝也鄭氏分明云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

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贊不音
鹺明矣司馬貞誠知音贊不能痛為指揮將
來而但云字當音贊今多呼為嵯遂使後學
見今呼為嵯字咸曰且宜從衆是誤也可歸
於司馬氏

顧反居臣等上何也

徐孚遠曰秦用首功法是時猶延其舊故諸
將稱戰功以屈鄼侯也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

史詮曰漢書𡰥作欣

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

徐孚遠曰章邯為雍王好時雍地則章平疑是邯族也　愚按高紀明云雍王弟章平徐未深考也

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

愚按漢書作王武反於外黃以撰噲傳參之則外黃為得

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

危林曰桂天侯亦猶建成侯奉春君之類假以
嶶稱不必指其食邑且漢書地理志廬江灊
縣天柱山在南復非桂天也是時王武反外
黄程處反燕桂天侯反衍氏服虔云皆漢將
則漢王所封也漢元年廬江屬楚又安得以
楚地封其將軍哉

擊魏王於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

余有丁曰按此必魏自有曲陽定州之曲陽
時屬趙

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
金姓曰按灌嬰傳云從韓信攻龍且於高密
身生得亞將周蘭蓋是時參嬰並隸於信故
叙功畧同而其實擒蘭者嬰也嬰傳於降彭
城之後又云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蓋前比
逸去嬰終得之
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
徐孚遠曰平陽侯與淮陰共定齊地假其威
名以鎮之故終高帝世為齊相不徙
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習學記言曰（荊川太史然）曹參言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此語持之甚難然則歌呼應和正為永日計非所謂槃樂怠傲以求禍者也小人所見不遠故以不能有所改作為疑雖然以惠帝之仁不幸而呂氏已執其柄不然則參之所守當更別論

民以寧一

史詮曰荀紀一作謐

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

金姓曰按外戚世家云衛子夫生三女索隱

曰其一衛長公主後封當利公主封禪書云以衛長公主妻欒大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時元鼎四年也年表云元鼎三年平陽侯曹宗元年蓋襄殁未从主即更嫁欒大嫁踰年而大誅不知復歸於宗否漢時公主有子而夫死輙嫁不以為異曹氏特不幸覆見當利猶夫死而然平陽直先以惡疾出其夫矣

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金甡曰按征和出天漢之限豈又褚先生所續乎年表亦同　年表戴侯祕彭祖并以至

後元之年

極言合道

楊慎曰極言合道但倒一字謂言極合道也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習學記言曰以籌策筭天下於古無是現國處敵則有之矣至從橫人妄為揣摩而後世遂有取天下之術然皆無以逾張良方其在散亂中如洪流一板卒能合而為一異哉然良因事開說若不得已未嘗為成謀開闔在手信爾則上世聖賢之勤勞皆可廢斯尤異

矣遷序良事無不足者四皓之來極其辯智古今未嘗有而後世儒者欲以空義斷其是非何可當也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索隱曰按王符皇甫謐竝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

困學紀聞曰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　李光縉曰荀子云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注去疾張良之祖然則去疾亂韓而良能為韓克蓋前人之愆者也

大父開地

金姓曰按大父名開地而子名辟彊字不犯而于義有嫌在後人亦所當避也或辟彊自取服猛之義如罷敵鎮惡而非用衛文公本名則無嫌耳當以彊與疆別之

出一編書

漢書藝文志攷證曰後漢光武紀詔報臧宮馬武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注即張良於下邳圯所見老人出一編書者隋書黃石公三畧三卷梁又有黃石公記三卷

館閣書目黃石公素書一卷凡六章恐依托
　因學紀聞曰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
石之符誦三畧之說言三畧者始見于此舍
神霧云風后為黃帝師又為禹師化為老子
授張良書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圯上授
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荆公詩云素書一
卷天與之
與蕭何等俱封
史詮曰今本封下重出六年二字漢書削之
是也

於是上迺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

史通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按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仇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群小聚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聚乜圖為禍亂家言臺上猶懼覺知群議沙中何無避忌為國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望

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益其端耳　王世貞曰按功臣年表曹參至陳平九人皆以十二月甲申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丙午封周竈以丁未封丁復以戊申封呂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郦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輩僅陳武輩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謚談未必實也

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刧留侯

史詮曰袁建成侯名釋之周呂侯名澤傳文以釋之為澤誤也

陳丞相世家弟二十六

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以平為信武君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拜平為都尉

金牲曰按此則項羽紀鴻門之會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乃史公追稱之耳時平尚未得為都尉也故徐廣曰一本無都字

武士反接之

金牲曰按上文已云執縛之載後車矣此句

似刊落不盡

平謝曰主臣

林昜羣書歸正集曰主臣二字諸觧不同或謂皇恐或謂摯服皆非也韋昭曰主道臣道不敢欺也較諸觧為近樓迂齋表云億載萬年為父為毋九州四海忞主忞臣其意為可見矣餘詳容齋隨筆　金姓曰按如孟韋之說于馮唐傳之主臣更通不去自應從張晏作皇恐解索隱於此依違其說不若馮唐傳注之詳確也

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壻

金姓曰按衛將軍傳但云青姊少兒與掌通

徐注或有錯誤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攻曲逆最

史詮曰漢書遂作遇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

陳子龍曰當馳道者大抵當正軍也

上復以勃為丞相

王世貞曰凡出入將相最久者絳侯周勃從

入漢為威武侯相國太尉再為丞相就國凡三十四年潁陰侯灌嬰為呂文侯御史大夫車騎將軍太尉丞相凡三十年酈疥數將兵有功不當侯十二年用父食其故封高梁侯凡六十三年張北平倉以代相封侯為計相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御史大夫六歲丞相十四歲比卒凡五十五年其餘尚不能殫述述其見於史記者如此

吏事方驗而出之

史詮曰今本方驗屬上句讀非也漢書無事

字

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内守亞夫封為條侯續絳侯後

史詮曰下文重出擇絳侯子續絳侯後數句此太史公刊落未盡處班氏削去前數句良是

亞夫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從之今此云自請者蓋此亦闕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也

金姓曰按鄧都尉畫計見吳王濞傳史公固已兩存其說矣索隱顧援漢書以證異同何

其踈也

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

容齋隨筆曰軍中夜驚之事漢史書之以為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越人斬吳王頭以告正義曰越即刑徒人人

史詮曰越人即東甌王正義注謬

此非不足君所乎

日知錄曰謂此豈不滿君意乎蓋必條侯辭

色之間露其不平之意故帝有此言而條侯
免冠謝也
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
日知錄曰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
衍有罪二字
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習學記言曰周勃傳亦言伊尹周公何以加
與論蕭何同意遷之於聖賢徒存其貌耳
辯惑曰司馬遷贊蕭何云與閎夭散宜生爭
烈贊韓信則云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贊周

勑則云伊尹周公何以加夫史氏擬人必於其倫不可不慎也以何信等輩而上方三代聖賢談何容易哉至論張耳陳餘則又譏其于太公季子遷之品藻陋矣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廣睢陽城七十里

水經注曰孝王以土地下濕東都睢陽又改曰梁自是置縣以大梁城廣居其東城夷門之東夷門即侯嬴抱關處也

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

周禮疏曰漢法言引籍者有門籍及引人及得出入也

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

歸有光曰按安國傳因長公主謝罪太后事在前非為勝詭事疑世家誤也

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

日知錄曰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

史詮曰洞本時作特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自序於梁王云七國叛逆惟梁為捍於五宗云五宗既王親屬洽和他如楚元王云為漢宗藩荊燕云為漢藩輔齊悼惠王云實鎮東土比諸王有功於漢不論親疎不論享國修短俱得名世家乃若吳王淮南衡山之屬既無藩輔之功而其子孫又首倡叛逆或犯姦惡自取滅亡故降為列傳不得與諸王比也蕭曹平勃張良列之世家而彭韓黥英諸人只列為傳意亦如此乃

若陳涉亦名世家天下亡秦由涉首事其功足多也班彪譏其進黜失經而固纂父書通列為傳失之矣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

金甡曰按膠西王賊戾如此故公孫宏忌董仲舒而薦以為相王素聞仲舒有行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疾免蓋相二千石似此者僅矣

趙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輙以罪去

金姓曰按中朝權要如張湯主父偃皆為彭祖告取則王官不足言矣

入多於國經租稅

徐孚遠曰索隱不明謂王專榷會之利故市租之入反多於田租也

長沙定王發

金姓曰按此東漢之祖也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嘗賜竇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曰

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

子慶為王

史詮曰史表名通平

擅出漢所疑囚者

金甡曰按漢所疑囚者謂漢使所捕治者也以情罪未的故曰疑蓋所捕要犯王既匿之其犇連收捕者王又擅放之也

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

史詮曰史表一年卒

三王世家第三十

黃氏日抄曰大史公備述羣臣奏辭皇帝恭讓始終啓復之辭以及三王封策之辭淵然可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褚先生條釋其後謂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夭謂廣陵王果作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謀為叛逆亦自殺皆如其策指云愚按齊王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下誤矣豈亦王早夭

國絕之先兆耶　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獨其贊語尚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及封策書補之其書諄諄以保國乂民為戒庶幾古人命戒之詞故亦稱世家厥後燕王旦廣陵王胥怨望不立一謀逆一詛呪身死國除有負訓詞太史公若在則當降而為傳不得與諸王並也事詳漢書武五子傳

大司馬去病上疏曰　至　唯願陛下幸察

余有丁曰按此即今題覆之例意古未有故太

史公因録之以存一體

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

茅坤曰按此即今都官會議之制

續蕭文終之後於鄼（索隱曰蕭何初封沛之鄼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鄼贊音嵯也）

金姓曰按年表鄼廢而紹以筑陽筑陽廢而紹以武陽武陽廢而紹以鄼其後來之復歸本封與改邑南陽未經注明索隱于年表及蕭相世家俱只辨贊之非嵯無封贊續嵯之說此處所云不知何本

襃厲羣臣平津侯等

金甡曰按年表元狩二年公孫宏卒五年莊青翟為丞相六年封三王而家皇子為列侯

余有丁曰按諸侯王稱國列侯稱家故曰家皇子為列侯即上所謂列侯家之也

維稽古建爾國家索隱曰諸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鄉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竟能同天

金甡曰按維稽古之文直襲用微子之命篇語義本易明索隱引證夾雜

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
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歸有光曰三王世家本不關讀此贊文可見太史公亦不及見三王後事褚先生淺陋遂謂求其世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可知獨載其文辭也　趙恒曰恒按三王世家昔云亡逸在十篇有錄無書之數今觀太史公贊以封建之義則云弗論著也以燕齊新立則云無足采也以天子恭讓群臣守義云云故附世家則文辭爛然具在語

中是未嘗亡逸也竊意分封莫不有册漢封非特三王若以制册獨為可觀則漢文爾雅非特三王之制為然安得一二記錄也而褚先生從長老後取其册列其事且為疏解殊失有損無益之義　愚按此篇有錄無書史公僅存贊文故褚先生云謹論次其真卅詔書編于左方索氏述贊曰褚氏後補册書存焉本自明白歸越之言為失實

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曰已下並見荀卿子

愚按此二語見荀勸學篇下文荀子所無索

隱誤

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皆往使往廣陵也

金壯曰按廣陵二字誤宜改燕

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

愚按漢書燕剌王傳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

伏誅

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

愚按荀勸學篇云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

滫